

墾拓恩仇

文／ 鑫 舟
圖／ 周文萱

在埔里，吳俊輝是位雄踞一方的大財主和有勢力的好漢。

有一天，家丁來報：有對夫婦前來投靠。吳俊輝吩咐把兩人帶進來。男的姓蔡名阿七，女的是他老婆范菱花。因遇荒旱，生活無着，故特來投奔。吳俊輝留下他倆，因蔡阿七夫婦懂得些武藝，所以升蔡阿七為護院，范菱花為女管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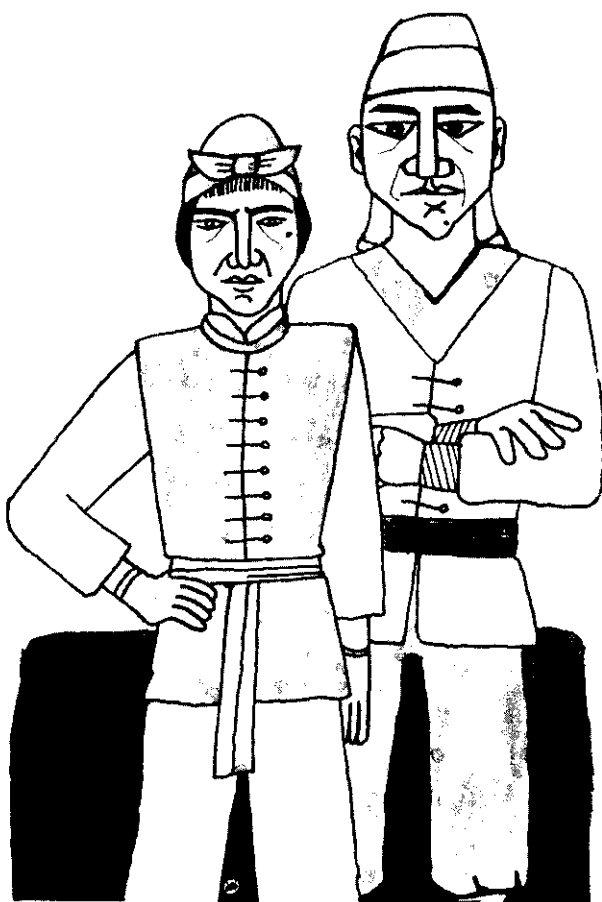
兩年後的某天，蔡阿七帶了個人來見吳俊輝，那人名叫余友松，是大地主陳德隆三爺家的管事，說陳三爺因為牽涉到一件海盜的案子，吃上了官司，目前急需錢用，願意將鐵砧山下一大片土地廉價出售，問吳俊輝有沒意思要買？問明了價錢，吳俊輝覺得很合適。雙方言明，十天內由吳俊輝先帶三千兩定金去看地，談妥了再銀貨兩訖。

過了三四天，吳俊輝備妥了銀子，由蔡阿七夫婦陪同，向鐵砧山出發。到了大度山，離鐵砧山已不遠，蔡阿七忽停馬叫道：「吳俊輝！」

吳俊輝大吃一驚問道：「阿七，你叫我什麼？」

蔡阿七冷笑道：「吳俊輝，別擺大爺的架子了，這兒不是你的地盤，你沒什麼好神氣的。我問你一句話，你認識廖啟川這個人麼？」

提起廖啟川，吳俊輝已知大事不妙。原來這廖啟川也是在埔里開墾的，時問還在吳俊輝之前，吳俊輝到後，雙方因爭



有一天，有對男女前來投靠。男的姓蔡名阿七，女的是他老婆范菱花。

地界，爭水源，時起衝突，最後一場兇猛的械鬥，廖被趕出埔里，土地也被吳所兼併。今天，蔡阿七忽提起廖啟川來，吳俊輝突然明白了，蔡阿七竟是廖啟川買通前來臥底報仇的。不過事已至此，怕也無用，吳俊輝鎮定的道：「認識，阿七，你想必是替他賣命的，好啦！咱們長話短說，現在你準備怎樣？」

「好，夠光棍。」蔡阿七笑着說：「不錯，我是受廖啟川之托上埔里的。在府上也兩年多了，念在平日你待我還不壞的份上，把錢和馬留下，你走人，我不為難你，夠意思了吧？」

吳俊輝肺都氣爆了，喝道：「好一對賤奴才，今天非劈了

你倆不可。」於是展開一場生死鬥，蔡阿七夫婦倆合攻，仍無法取勝，忽地一陣梆子響，從山上衝下十餘名強徒來，把吳俊輝圍在核心。

吳俊輝展開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左衝右突，雖也傷了兩三名強徒，但時間一久，氣力畢竟難支，趁機衝出包圍圈，往樹叢中逃去。背後有人大喊：「放箭，別讓他跑了。」接着山腰箭如雨發，吳俊輝邊撥箭邊飛跑，但腿部、背部仍中了兩箭，倒臥在草叢裏。好在山度樹深草密，眾強徒搜了一陣子，沒搜着也就走了。

半夜，吳俊輝強忍疼痛，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山下行走。瞥見山麓有一星燈火，朝着燈火之處奔去，見竹籬環護中有間茅屋，吳俊輝艱澀的問聲：「裏面有人嗎？」隨即昏倒門前。

等到醒來，見屋內陳設簡陋，四壁滿掛獸皮，門後有柄開刀斧和兩把單刀，中央竹凳上坐了位中年婦人，相貌可親，奇怪的是頭髮眉毛都是白色的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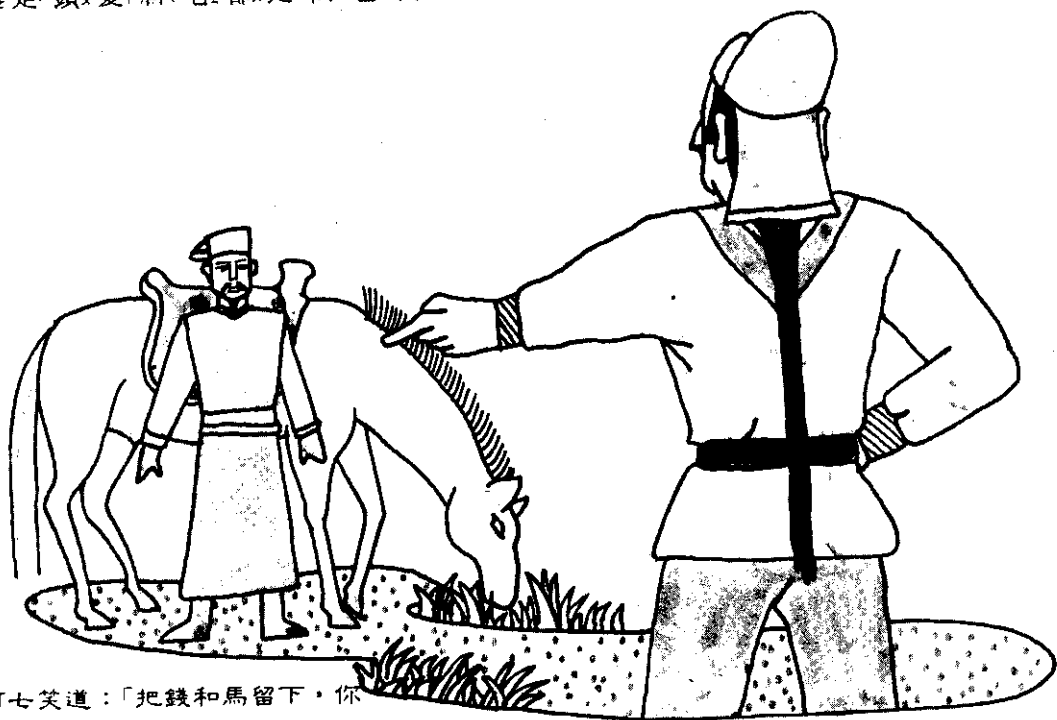
她身旁站了位少女，年約十八九歲。那婦人問道：「客從那裏來，因何傷在這深山裏？」

吳俊輝先謝過夫人救命之恩，接着將自己的遭遇概述了一遍。那少女道：「瞧你人滿魁武的，連個二流角色蔡阿七夫婦都打不贏，看來本事也不平常得很。」

婦人微嘆的道：「阿秀，休得胡言，一點規矩也不懂。」隨即對吳俊輝道：「吳莊主，照你所講的情況看，大概是莊通他們幹的。不要緊，你安心在我這養傷，改天我叫阿秀去把你損失的東西要回來。」

莊通，吳俊輝久聞其名，此人乃大甲溪上下的霸，攔路搶劫，坐地分贓。官府多次派人緝捕均鎗羽而歸。是個極難對付的人物。

當即謝了，並請教婦人的姓氏，婦人不肯說。次日一早母女各自外出，中午時分，阿秀



蔡阿七笑道：「把錢和馬留下，你走人，我不為難你，夠意思了吧！」

回來來了，背後跟的竟是人蔡阿七夫婦，牽着原屬吳俊輝的三匹馬，馬上駝着銀子。見了面，蔡阿七夫婦長跪在地叩頭道：「小人眼無珠，不識吳大爺是白夫人親戚，斗膽冒犯，罪該萬死，望大爺高抬貴手，饒恕小人一次。」

吳俊輝怒火中燒，正待發作，阿秀却說：「我媽不准殺人，吳莊主，看我面子，放他們去。」

吳俊輝不敢違拗，淡淡的說：「算了，算了，你們走吧。」

蔡阿七如逢大赦，倉惶而去。令吳俊輝大感驚奇，雄霸一方的莊通，竟對這山野村婦如此俯首貼耳，這母女二人武功之高，就教人莫測底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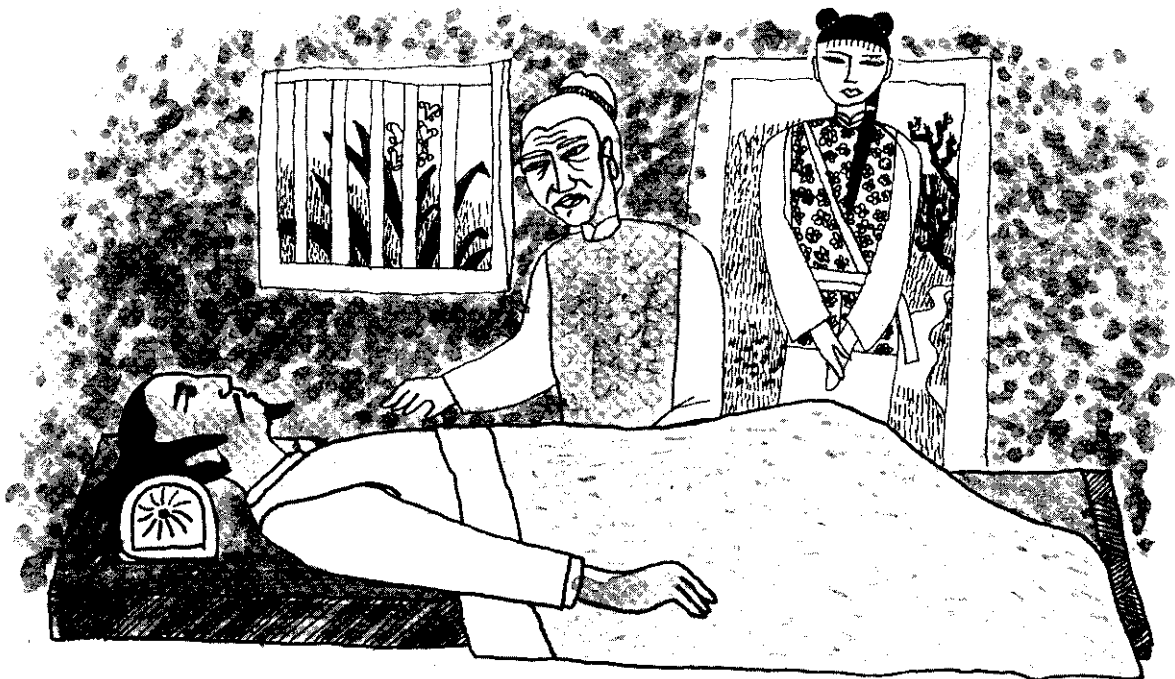
光陰荏苒，吳俊輝在山中一住半月，傷勢已大致復元痊癒，於是將銀子贈予婦人，遂告辭回鄉。那婦人拒絕接受道：「吳莊主，阿秀意外的救了你，大概是有意緣份。如果不嫌她粗野，我想把她許配給你……」

吳俊輝聞言早已喜出望外，一來阿秀矯健天真，二來武藝超羣，將來是個好幫手，急忙拜伏於地道：「岳母大人，在上，請受小婿一禮。」

婦人笑着將他扶起道：「臘月初八是好日子，到時我會將阿秀送到埔里，住在埔里附近鴻運客棧，屆時你準備花轎迎娶好了。」

到了十二月初八，阿秀果然於前一天進住鴻運客棧，婚禮隆重而熱鬧，只是第二天岳母老太太竟不辭而別，吳俊輝好奇地詳詢她的身世，阿秀說：「我才兩歲，媽就帶我住在大度山上，只聽媽說我父親姓廖，過去也住在埔里，廖家的人嫌媽白眉白髮是個怪物，媽一氣就帶我離開廖家。」

吳俊輝若有所悟的道：「你父親別是廖啟川吧？記得我被趕出埔里時曾說過，一旦找回他白眉太定要報復此仇，如今想不怨家却變成親家了。」



老婦人問道：「官倌從那裏來，因何傷在這深山裏？」